

四部叢刊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四

Z121/070:1(151)

151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53744

班
錫
教
育
學
院
書
館
藏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歐陽文忠公集

四

奏議、河東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
奏事錄、濮議、崇文總目叙釋、于役志
歸田錄、詩話、筆說、試筆、近體樂府

奏議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七

諫院

論按察官吏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負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

善惡審官三班吏

一作二

部等處又只主

一作具

差除月

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賊吏自

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

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

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

一作官

濫者多使天下

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戍未息賦役方煩百姓

嗷嗷瘡痍未復揀其疾苦擇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
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
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
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
爲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
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
於姓名之下其中才之人別無竒効亦不至曠敗者
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
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
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

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
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

一作劄子 同前

臣風聞吳賊今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
難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為
禦備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一作準望通好便

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忿兵擊吾弛惰則立見敗事

乞速詔邊臣密諭與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

各使先知絕其顧望早為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

謂一作料朝廷此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

因此便無討賊之志仍乞便因詔諭示以激厲之言
去朝廷以昊賊罪大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
以外有爾輩在邊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
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
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
東勸厲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
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

同前

臣竊知昊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臣須
索排備比一作次第甚廣及聞纔至欲賜御筵管領臣

知吳賊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
許通和若欲如此則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
庶可商量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以
謂一作我為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
得其臣順得一作能則侍議定之後稍加禮數侍一作亦
未為遲仍須杜漸防微常為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
成先虧國體其元昊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
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抑挫而臣伏則吾計無失如
其必不臣伏則免至虛虧事分取進止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慶曆二年

臣近見丁憂人如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
貴營求起復已爲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
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
寺議罪孝標官爲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
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
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隳風俗
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
制楊察累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
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類
俗以身爲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

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
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一作軍國之
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
忠孝知貪冒祿利爲可耻若朝廷抑奪其情使其於
身不得成美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足謂之推恩
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繫獄訟嚴刑罰而
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
者又爲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早降
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爲朝廷之美取

進止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寮
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
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況二臣才識不類
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
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
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
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況今西事
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北虜見在涼州與大臣
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便

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互述所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旨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同前

臣伏覩勅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

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

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効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

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
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
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
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
西來有此孽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
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
署利害其鄭戩旣不可內居永興而遥制四路則乞
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
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一作體皆
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 慶曆五年

右臣今日竊聞凌景陽召試館職外議皆以為非臣聞聖王之以風化勵天下不能家至戶到但進一善人則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懼用功至簡其益極多苟賞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伏況國家自祖宗以來崇建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侍從之臣宰輔之器皆從此出其選非輕如凌景陽者粗親文學本實凡庸近又聞與在京酒店戶孫氏結婚推此一節其他可知物論喧然共以為醜此豈足以當國家優待賢材之選又聞夏有章魏廷堅等亦皆得旨將試

館職此二人者皆有贓污著在刑書此尤不可玷辱
朝化其凌景陽今已就試乞不與館職有章廷堅乞
更不召試竊以累年以來風教廢壞士無廉耻之節
官多冒濫之稱當其積習因循則不以爲恠如欲澄
清治化則宜革此風臣謂黜此三人則天下士人當
脩名節臣職在諫諍忝司耳目採是非之公論合具
密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景陽轉一官知和州有章廷堅罷試景陽集賢
晏公舉有章故相陳公舉廷堅兩制連狀舉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 同前

右臣近曾上言爲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

按察昨日竊覩降勅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爲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議一作廷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有才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旣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